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學正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苗序洙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七

守正周 秦 漢 後漢 隋 大唐

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陣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僕御曰日君

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死不敢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明絳故為

特設禮會○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畧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狥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況踈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

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為本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不忍言毀徹故云

取土耳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議曰釋之為理官時無寃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為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愼用刑周官司冦察獄至於五聽三訊罪惡著形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棄之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為心至平為治不以喜賞不

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於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驚躍之忿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刋之為後王法以孝文之寛仁釋之之公正猶發斯言陳於斯主或因之淫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為據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俾天下懐思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畧舉一二寧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漢光武為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犯

法格殺之帝怒收導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齊令導奉法不避是敎令也帝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乃謂諸將曰當避祭導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為治天下乎臣請得自

殺即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令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强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為吏者趨於法矣○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别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謂督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

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為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均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兾陛下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寃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者千餘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朝於

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囚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顔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大唐貞觀初太宗

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
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
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是為陷之入罪恐非道
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
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户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
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
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
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巳與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付

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

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録功捨過非憲司所决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彜執議如初胄又駁之曰校尉縁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

盛開選舉或有僞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內上問

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

吳法艮亦浪入先置鈎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羣斷處斬令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嘿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

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大理奏遂欲破其產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

士家十萬户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恒則萬姓何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

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為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顏餘慶與博州刺史虺沖同反餘慶博州人沖先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遣家人斂索託餘慶為徵所得徵錢沖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狀於沖直叙寒温并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為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

與俎貞同惡魁首並巳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為沖徵債叶契兇謀又通書啓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没奉敕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可以謝愆汙其宫寧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俎沖交涉為沖理債違敕是情於沖致書往反為驗既屬永昌恩赦在餘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日其與俎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赦原

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
律曰造意為首魁即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巳露者
既並伏法支泒黨與未發者特從原宥伏請既標並宇
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為支黨必餘慶
是魁首當時夆巳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
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
刑何人更為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
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

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謂聖朝決不當爾餘慶請當依律斷為支黨處流有功王階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為唤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原謀太后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徊沖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勅徵債與徊沖買弓箭何為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勅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

謂曰二月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
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餘慶先
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
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
衛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
皆服其膽力直而不撓故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
義推事使金吾將軍丘神勣奏稱請被法絞刑者奉勑
依頃又有勑蘇良嗣往者頻被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

年逼桑榆情敦舊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乎歸壤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囚殺之科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骼俾流德於幽魂特免斲棺之刑寛其籍没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敇免斲棺矜其籍没其男踐言等縁坐既在勑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奉依者有功斷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縁其父逆合坐絞刑但為勑稱屈法申

恩特降非常之霈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寛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知恩是非常父免斲棺之刑子無縁坐之死既寛籍沒之典理免收錄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縁坐家口雖配沒罪人先死者亦免斲棺為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既得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即不合縁坐盡録奏者奉勅踐言等縁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流逆

人丘神勣弟神鼎并男晙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神鼎身居文職黑襖子即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州無故不合輒造文燒却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斷神鼎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云邱神鼎丘神勣之弟兄先反弟合沒官憑狀以推事跡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踰羊羔稱投豫州作兩箇皂襖假令是實終在赦前況乃涉虛何以為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勑不合推科使人為鼎著皂衣將為叛

逆曹司以燒却文狀處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衣之五采隨人好尚武夫一着豈限玄黄燒書雖匪赦前推勘須窮窟穴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拋着厠中又云鼎自裂破書既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書論何事為是簿帳為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乃籍沒其家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神鼎反逆夙藴苞藏非只一途豈惟今日𤈦貞豫州作逆之歲於時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言旋即合歸舍為與

𤰞貞相應迂水道下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淹留遂經一
歲當聞豫州起逆星夜即向唐州接荆河界首於懸泉
館遂共男晙俱作黑褐襖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應接
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即將襖子布施天宫寺明知
原來所造縁反近以兄勣反彰之後復燒却反逆文書
此反不誅誰反合殺況又聖澤哀矜重令來中丞推覆
追奴問鼎勘接逾明論其本愆辜當萬死徐丞内縱姦
匿外詐平反奉勅令推反人得實寧敢隱默者又曹依

前斷者舉申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鄭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謄朧作狀斟酌結刑司刑此申過為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遣議何事仰尋所推之按取堪憑信之由處分訖申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分不反何為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謄朧奏後方便鮂普覆反罥各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

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神鼎謀反與𠌫族同謀苞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即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衆官議奉勅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志素議以緣坐為允又得夏官尚書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並無反狀准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

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馬李思
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韋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
汾州五萬户管十一府多尚宿宵好設齋解大雲經上
道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
監察御史李恒等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
覈始引唐興辯占復承齋識請從極法奉勑依奏者司
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
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斷三千里者裴

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却議者
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
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
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舍文而斷獄譬乘馬不
俟銜勒遏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
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韋秀稱共竊
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
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

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没其家便是狀外棄文
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衆處流三千里
焦元亶判其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三十人
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晝一者留守司府
卿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録奏勅思
順志懷姦慝妄説圖讖唯其犯狀合寘嚴刑為其巳死
特免籍没者縁有功議遂免没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
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偽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縁

坐奉勑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者處斬者正為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為因他犯非巳所犯例是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於徒坐徒坐頻會鴻恩今日却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勑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絕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敢比附勑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覆依有功

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没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户人緣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論頗亦苛酷槍榦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三

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鄙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勑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勑依會赦免御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為芳州司倉薛璟所告稱共芳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羌叛奏使討擒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與徵同謀同

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
伏誅一無牽引薛璟陷辟方始言璟元共徵同情懷節
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合知徵在不知
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比州刺史奉勑討羌白日入州
官人叅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章反謀窮獄以情未
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為此
放散致將為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
却非誣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

反為發兵遲斷為官當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盧佖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欵唐子產與推之手狀遣告長孫仲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欵與推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鎗矟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為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妄成蹊私通仲宣既知即罵辱子產為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虛應反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為首教令為從推之為首處斬

子產為從處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産手狀即告今子産引虛自是子産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决正斷奏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産處得奉勑勘當具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書臨决恩㫖遣停聖上為子産引虛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者為首教者為從若其事虛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産纔霑溥賞律開此條本防避罪爭功在

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勅依奏遷有功為侍御史長
壽二年有勅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
限赦後百日内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為
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首不
首依法科罪深以為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
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寛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
是啓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

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且鬬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律以罪罪之今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即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罪不霑雖密雲有靄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竊為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為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駮正之司知無不為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羣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奏聞庶

刑獄不煩人無怨黷太后曰前代帝王可即能達道理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即不敢然臣請付羣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日即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搆共行深刻新開總監

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遞成秘獄互為峻網塞户墐牕粗杖大枷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闌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便決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傳李思徵之首王弘義亦梟毛元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遂於羣邪之側衆謟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讎矣徐公事跡並潘好禮纂錄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以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論

曰詳覩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于陳郭之足倫固可畧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西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于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已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龍鱗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輩徐大理有功久為法官歴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後贈大理卿前後雪寃獄甚多被酷吏薛季㫤等奏有功黨援兇逆太后赫怒付法司結刑三經斷死則張于

之輩豈足比其難乎○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為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以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令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勑朝堂杖之

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司憲清望耳目之官有犯流當即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冀州武强縣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疋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縁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締構首参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

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免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當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僊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景僊曾祖寂定爲元勳恩倍恒數若寂勳都棄僊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決一百流配

赦宥　周　漢　後漢　北齊　大唐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剌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剌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聽民之所剌宥以施上服下服宥寛也人言殺殺之言寛寛之上服劓墨下服宮刖之刑一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不識謂愚人無識過失謂若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遺亡若仇讎當報不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精察能得其理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劓辟疑赦其罪惟倍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滛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禮曰疑獄汎問與

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者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矣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愼無赦而已章帝

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及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或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鼓於闔閭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大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唐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侍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

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

不能改過當須慎赦天寶十三載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禁屠殺贖生附 大唐

大唐武太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鑊鼎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為事家業倘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

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禁止屠殺以活飛走亦同赦宥用極生人故附於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

則常支又闕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傜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月勑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八

寛恕殷　漢　後漢　宋　大唐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乃叛桀而歸湯○漢文帝二年制曰今法有

誹謗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人或咒詛上以相約而復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咒詛復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抵死自今有犯此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秦惡政務在寛厚耻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訐相斥罪也吏安其官人樂其業風流篤厚禁網疎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之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之下重

罪者有刑措之風感齊女子淳于緹縈言除肉刑具肉刑議景帝之初制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孥德侔天地然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其與音下更反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罷磔曰棄市先是諸死刑皆磔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刑制上篇宣帝制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論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劉向别録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書故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尚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

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其大辟之罪二百甫刑即周書呂刑也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附之稍增律條也奇居宜反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及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自有司以

下史家之言也大雅烝人之詩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甫將之國有不善則仲山甫明之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但鉤摭細微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毛舉言舉毫毛之事塞當也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理道者也塞謂不通班固曰自建武永平人亦新免兵革之禍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吏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十少其八然而未能稱意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也○後漢章

帝初尚書陳寵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詆毁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寛厚其後遂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銸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臏骨也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初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簒位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藏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

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寛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從輕者四十餘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律令陳寵又代躬廷尉數議疑獄每附經典事從輕恕活者甚衆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勘也音工候反溢出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經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

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合為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俾傳之無窮會寵得罪遂罷○宋文帝元嘉中王弘為

衛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士人不科罪然每詰謫轉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即法廢不行依事糺責則物以為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衷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小寬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之

○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刧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制五十三條

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上疏駁律令遂令參軍刪改之於是與房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肉刑

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則是為六刑減死意在於寛加刑又殊煩峻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役流三千里居作殿中監盧寛持私藥入尚食厨所司議當重刑上曰止是錯誤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疑容可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欲歳之疫非欲害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

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曰今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後大理引囚過次列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演曰如鄭善果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例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又舊條兄弟分後廕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

强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强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為興師動衆二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詳議於是玄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兄弟屬輕應重

反流合輕𠏉死據理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役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自是比古死罪殆除其半據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不得奏決

死刑因大理丞張蘊古交州都督盧祖尚並以忤旨被誅斬帝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初河内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顛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又盧祖尚固辭交州並處斬既而悔之遂有此制上又曰古之行刑君為徹樂減膳朕廷無恒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以後令供御官知刑人日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並宜停教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

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録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決以前一日一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而已著之於令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暇日觀明堂圖見五藏之系皆附於背乃嘆曰夫箠者刑之最輕者也死者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致死自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隨有此制五年十二月上親録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下詔悉原之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

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喜也總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者多致殞斃乃下詔曰别令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内有竊盗及蠹害尤甚者今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廢武太后長壽三年五月勑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别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開元十年六月勑自今以後准格勑應合決杖人若有

便流移左貶之色杖訖許一月内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則臨時發遣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至是有雀巢其樹於是百僚上表賀以為幾至刑措天寶元年二月勑官吏准律應犯枉法贜十五疋合絞者自今以後特加至二十疋仍即編諸格律著目不刊六載正月勑自今以後所斷斬絞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勦絶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玆煦嫗藏於骨髓雖太后革命二紀安禄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泚竊發皇輿巡狩宇内憂危兆億同心妖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徵矣

囚繫 夏 殷 周

周易旅卦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月令曰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去桎梏○夏桀不循祖法而為虐政名湯囚之夏臺○殷紂立無道囚文王於羑里○周官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害人為百姓害者寘置也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明刑者

書其罪於大方版著其背任之以事若今罰作也舍釋也反於中國者舍之還鄉里也出謂逃亡也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斷也拲音居勇反弊音必勢反

舞 系 漢 梁 北 齊

漢武帝以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詆誣也即下户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下户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律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蓋未奏之前口豫言之也遷御史大夫時大興兵伐匈奴縣官空虛湯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勝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不曉其指用意不或罪同而論異不同姦吏因緣為市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所欲陷則予死比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杜周

為廷尉其治大抵倣張湯依倣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以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梁武帝敦睦親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質作人既窮迫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

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久長之計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雖簡刑法自公卿大夫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十械（任即保）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奉勅權視京師雜事竊見南北郊壇宮車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

等僁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舞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為永准○北齊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彦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

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没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峻酷 殷 秦 漢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三苗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始為截人耳鼻椓竅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殷紂為炮烙之刑膏銅柱加之以炭令有罪者行焉名曰炮烙之刑又醢九侯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後淫亂不止比干死爭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諸侯皆叛○秦孝公納衛

鞅說變法令舍人無驗者罪棄灰於路者刑步過六尺者罰初令之作也一日臨渭決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具刑制上始皇專任獄吏燕人盧生竊嘆曰帝親幸獄吏樂以行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始皇聞之怒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詆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三十六年有星墜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

皇死而地分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其石胡亥以趙高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収族胡亥從之羣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十二人戮死尸於市六公子戮死於杜財物没入縣官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斯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則人不犯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悦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尸成積於

市以殺人多者為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刼諫胡亥以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刼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詐為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漢義縱河東人也以鷹擊毛鷙為治言如鷹隼之奮

擊毛羽執取飛鳥也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竟坐事誅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强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强而侵小民者以文内之飾文而入之於罪也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吏

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嚮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薄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雎陽適見報囚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言素意不自謂如此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先為廣平都尉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設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溫舒竟坐誅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赤白黑三色而共探取之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他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枹擊鼓椎也音孚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深

方各數丈致令辟為郭致謂積累也令辟甗軌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五家為五人五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上蔭下嗣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

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楬著其姓名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音竭杙音弋並從木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發取其尸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莽討敗之夷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令剉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埋之○梁元帝即位

於江陵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

○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六月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栁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崔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刋國記浩本書事備而不典既刋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為言事遂聞發浩及祕書郎吏以下數百人盡死浩之將誅也幽縶置之檻内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疎有反其上

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甚文成帝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人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故一切禁之釀酤飲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所窮理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二刑六十二秦州刺史于洛侯為政貪酷殘忍部人王當熾奪人

膝脛纓一具洛侯輒鞭當轍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客
刺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死罪而已洛侯拔隴客舌
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痛苦隨刀戰動
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其體分懸
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嘆愕合州驚震人懷憤怨文王
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糺劾孝文帝詔使者於州常刑
人處宣告兵人斬洛侯以謝百姓○北齊文宣帝自六
年之後遂以功業自矜酷暴昏狂任情喜怒為大鑊長

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啖以逞其意時楊遵彦秉政乃命憲司先定死罪囚置於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皆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名死囚編籧篨為翅令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以為歡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𦁤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後周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儲貳惡其

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疎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

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歌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内及妃后咸加箠楚上下愁怨○隋文帝性猜忌素不悦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内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汚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十年尚書右僕

射高熲理書侍御史郴或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法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皆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命殿内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

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右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也開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為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寛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

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僭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

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榛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
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
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愈甚臣
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臣衣劒之不齊者
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
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
作寺丞以課麥䴬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

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
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
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
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摴蒱旋以白帝皆
於西市棒殺而搒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卿楊遠劉
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希旨帝大悅並遣於
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月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
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言遠又能附楊

素每於塗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煬帝大業中外征四夷内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斂滋繁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勅天下竊盜以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掠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没其家自是羣盜大起縣官人又各擅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

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貝州刺史庫狄士文至州發姦擿隱長吏尺布斗粟之
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士文悉配防嶺南親戚
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
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捶撾盈
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
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
史羅刹暴司馬蝮虵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士文

竟坐免田式為襄州緫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樓瞻眺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使奴常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即棒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内刼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或未暇省讀先名獄卒殺

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暴刻如此由是除名為百姓王文同為恒山郡守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令左右剡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煬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有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至河間名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箠殺之有沙

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結聚惑衆斬之又悉課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復將殺之百姓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逹其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大唐武太后臨朝屬徐敬業反越王貞等起兵遂立威刑以服天下將移神器漸引酷吏務令深文長壽年有上書人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若得

反狀便行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名流人擁之水中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錬曲成反狀仍更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恨若不推究為變非遙太后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等分往劒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誅九百餘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内新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

新開獄俊臣又與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羅網善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甕火四圍繞炙之或絶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

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有制書
寛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自是海
内兇懼道路側目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
李嗣貞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
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黄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
疑臣下陳平反間遂行今告事紛紜虚多實少當有兇
惡焉知必無陳平先踈陛下君臣後謀良善陛下昨語
臣云我比巳作此意便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不違至

如羅織之徒即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制刑決獄以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即定法家隨斷輕重不推有無即時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倘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今若假此威權便是竊國家利器也不可不慎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上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姦原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刱勸於天下大者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内傾聽以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

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百千輩大㦄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則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咸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伏願念之即天下幸甚京兆府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實情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勑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不可再生倘萬分之中有

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願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祥刑之意聖歷元年武太后謂侍臣曰往者來俊臣等推按刑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近日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寃濫者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枉酷自

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揺今日以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内外官更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太后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太后頗悟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疏曰來俊臣所處極法以其羅織良善臣聞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披遮而遽亡崔獻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横

道唯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傳不為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於是制錄來俊臣丘神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寃濫者並皆雪免矣中宗神龍元年制以丘神勣來子珣周興萬國俊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游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

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等自垂拱以來多枉濫殺人者所有官爵並令追奪於是天下稱慶

開元格附

周朝酷吏來子珣京兆府萬年縣萬國俊荊州江陵縣王弘義冀州侯思止京兆府郭霸舒州同安縣焦仁亶蒲州河東縣張知默河南府緱氏縣李敬仁河南府河南縣唐奉一齊州全節縣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悊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

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以上檢州貫未獲及

右二十三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尤重身在者宜長流嶺南遠處縱身没子孫亦不許仕宦

陳嘉言河南府河南縣魚承曄京兆府櫟陽縣皇甫文備河南府緱氏縣傅游藝

右四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稍輕身在者宜配嶺南縱身没子孫亦不許近任

勅依前件

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學正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吳紹昆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州郡

天下之立國宰物尚矣其畫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道德遠覃四夷從化即人爲治不求其欲斯葢覊縻而已寧論封域之廣狹乎堯舜地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曁聲教五帝之至德也武丁成王東則

江南西氐羌南荆蠻北朔方三代之大仁也秦氏削平六國南取百越北却匈奴築塞河外地廣而亡逮戰國之酷暴也漢武滅朝鮮閩越開西南夷通西域逐北狄天下騷然人不聊生追悔前失引咎自責下詔哀痛息戍輪臺既危復安幸能覺悟也隋煬逐吐谷渾開通西域招來突厥征伐高麗身弑祀絶近代殷鑒也夫天生烝人樹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廣不患功不廣秦漢之後以重斂爲國富卒衆

爲兵強拓境爲業大遠貢爲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羣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則五帝三王可以師範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纎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暇編舉謂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弘之荆州記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參以他書則多紕謬既非通論不暇取之矣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

第一序目上 凡郡府三百二十九
第二序目下
第三古雍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四
第四古雍州下 今置郡府十八
第五古梁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六
第六古梁州下 今置郡府三十七
第七古荆河豫州 今置郡府十八
第八古兾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二

第九古冀州下今置郡府十九

第十古兖州今置郡府十

古青州今置郡府七

古徐州今置郡府五

第十一古揚州上今置郡府十二

第十二古揚州下今置郡府二十七

第十三古荆州今置郡府三十三

第十四古南越今置郡府七十一

州郡一

序目上　上古　唐虞　三代　秦　漢　後漢　并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昔黄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葢與其大數　及少皥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若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荆豫梁徐冀青兖揚○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如舊制也舜攝帝位分爲十二州雍荆豫梁冀幽并青營徐兖揚故虞書云肇有十

二州也○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殷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冀荊豫雍揚兗徐幽營營則禹貢青州也）載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爲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衞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鎭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自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藩卽九畿也各相去五百里爲限也）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其後諸侯相并

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國知土地所在三十一國不知其處也蠻夷戎狄不在其數逮乎下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躔次總標十三及周之末唯有七國秦昭王時西周盡獻其地邑三十六口三萬受獻而歸其人至莊襄王滅東西周王國七城而已○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以秦地太大更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

又置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阯初爲交阯後爲交州北有朔方初爲朔方後爲并州凡爲十三州部刺史司隷并荆兗揚荆河冀幽青徐益交涼而不常所理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司隷治河南今府豫治譙今鄲縣兗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徐治郯郯音談今臨淮郡下邳縣

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河各反今趙郡高邑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郡縣益治雒今永昌郡荊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桓帝永興初有鄉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二千四百二十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〇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荊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荊治襄陽今郡涼治武威今郡餘並因

前代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文帝黃初六年親征幸廣陵故城及旋師留張遼屯江都齊王嘉平後屬吳即今郡壽春母丘儉諸葛誕皆鎮之合肥明帝青龍元年滿寵於合肥西北三十里築新城吳軍頻攻不拔即今廬江郡故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之也沔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爲江夏太守鎮焉其後吳軍頻攻不拔青龍後屬吳即今漢陽縣西陽黃初中滿寵令將守之今齊安郡襄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之蜀將關羽攻不下重兵以備吳江淮之間除鎮兵處更無人居青龍之中孫權遣數千家佃於江北爲滿寵破之西自隴西今郡是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齊王嘉平五年蜀將姜維來伐攻隴西南安不尅皆祁山明帝太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祁山城不拔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漢陽

明帝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來伐遣兵備於此即今天水郡陳倉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破夏侯妙才於漢中遂令張郃守陳倉太和二年諸葛亮以數萬人攻陳倉將軍郝昭以千人守二十餘日不拔在今縣東三十里故城是攻郿又不尅在今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並今扶風郡重兵以備蜀○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建安末破魏將夏侯妙才後遂有漢川以魏延鎮守後蔣琬姜維相繼鎮於此即今郡地興勢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大將軍曹爽攻不尅今洋川郡興道縣也白帝先主章武元年屯之遂爲重鎮後主建興十五年吳將全琮來攻不尅即今雲安郡並爲重鎮○吳主北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荊治南郡今江陵

郡郢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業今丹陽郡江寧縣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自孫權黃武初破蜀先主後得之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來伐守將吳彥請增兵皓不從今巴東郡西陵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關羽北討魏將于禁等於襄陽陸遜爲宜都守蹔此黃武初蜀先主來伐遜大破之後步闡陸抗並鎮馬即今夷陵郡樂鄉吳孫皓建衡三年陸抗所築樂鄉城後朱然修之戍馬晉王濬攻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以城降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南郡自建安末尅關羽後蜀將糜芳來降遂得之孫皓鳳凰元年將張咸任延並守之晉軍平吳當陽侯杜元凱趣於此即今江陵郡巴丘建安十九年魯肅孫皓寶鼎元年萬彧並鎮守即今巴陵郡夏口建安十三年孫權征黃祖尅之後遂置兵鎮孫皓天紀元年孫慎守之及晉平吳將軍胡奮趣於此即今江夏郡武昌孫權甘露

元年城武昌陸遜諸葛恪滕胤鎮守及晉平吳將軍王戎趨於此即今江夏郡是皖城建安十九年孫權尅之權赤烏四年諸葛恪屯此今同安郡皖音患牛渚圻孫皓天紀末何楨鎮守晉平吳大將王渾趨於此即今宣城郡當塗縣采石也濡須塢建安十七年築後曹公頻來攻不尅在今歷陽縣西南百八十里並爲重鎮其後得沔口孫權嘉禾後陸遜諸葛瑾屯守邾城赤烏四年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齊安郡東西界臨江與江夏郡武昌相對廣陵孫亮建興三年衛尉馮朝城廣陵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不常纔得遽失則不暇存也今略紀其久經屯鎮及要害之地焉其守將亦略紀其知名者餘不可徧舉他亦倣此○晉武帝太康元年

平吳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今河南府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是荆河治項今淮陽郡項城是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今郡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今府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今天水郡縣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南鄭今漢中郡縣分雲南爲寧治雲南今郡幽治涿今范陽郡范陽縣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今安東府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

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爲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建武初逖北鎮守雍丘今陳留郡縣逖死北境漸蹙大興四年逖死於是荆河自淮北今汝南汝陰南陽等郡以北青兖四州今東萊東牟高密北海淄川濟南等郡地及徐州之半今彭城瑯琊等郡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鎮守之淮陰劉隗鎮守即今山陽郡縣壽陽祖約鎮守後又陷於石勒季龍死後復之即今壽春郡地泗口劉遐鎮守即今臨淮郡宿遷縣界角城安帝義熙中置亦在宿遷縣界爲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陽咸陽初魏該屯鄧爲劉曜將黃秀所逼而退守襄陽後亦陷石勒尋復之

庾翼朱序皆鎮於此又爲苻堅將苻丕所陷尋又復之即今郡穆帝時平蜀漢永和三年桓溫西討擒李勢復梁益之地梁州則漢川益則蜀川是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十年桓溫討苻健於今京兆府萬年縣白鹿原戰敗再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二年溫討慕容儁破其將姚襄於伊水時襄已降一至枋頭廢帝太和三年桓溫又討慕容暐敗還今汲郡衛縣界枋音方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苻堅東平慕容暐太和五年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臧孝武太和五年張天錫敗今武威郡是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及堅敗太和八年再復梁九年將郭寶平梁州益蜀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青徐兗荊河之地其後青兗陷

於慕容德安帝國諱改馬崇安三年德據之敘幽州刺史辟閭渾時鎮守廣固即今北海郡也荆河司陷於姚興崇安三年以彭城爲北境藩捍朱序鎮守後益梁又陷於譙縱義熙初陷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郡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其刺史所治皆置州兵雖有不經攻圍互是重鎮他皆類此義熙以後又復青兖司荆河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宋矣○宋武北平廣固晉安帝義熙六年平慕容超得青州之地廣固即今北海西定梁益九年朱齡石平譙縱又尅長安十三年親征平姚泓盡得

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滎陽王景平中武牢以西復陷於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爲正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丹陽郡丹徒縣）徐治彭城南兗治廣陵兗治瑕（今魯郡縣）南荊河治歷陽荊河治汝南（今汝南郡汝陽縣）江治潯陽（今郡縣）青治臨淄（初治歷城今濟南郡縣後治廣固後又移治臨淄即今縣是）冀治歷城司治義陽（今郡）荊治南郡郢治江夏（今郡）湘治臨湘（今長沙郡）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今蜀郡）寧治建寧（今雲南郡）廣治南海交治龍

編越治臨鄣今合浦郡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渡遂於江漢淮之間僑立州郡以撫其民中間併省廢置離合非一不能詳誌焉今紀其所治經久者他皆類此郡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尅魏碻磝滑臺武牢洛陽四城碻磝即今濟陽郡城滑臺今靈昌郡城武牢今汜水縣洛陽今洛陽城碻口交反磝音敖故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尅弘農開方二城並今弘農郡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碻磝守之尋皆敗退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謨於滑臺敗歸時柳元景抜弘農開方及玄謨敗亦棄而退於是後魏主太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於瓜步今廣

陵郡六合縣東退攻盱眙不拔而旋臧質守之魏師攻圍三旬不拔今淮陽郡縣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荊河州西境悉陷沒太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文秀東陽城崔道固歷城並爲魏將慕容白曜所陷安都以彭城常珍奇以懸瓠並降魏懸瓠今汝南郡城則長淮爲北境僑徐兗於淮南淮陰立兗州鍾離立徐州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今東海郡東海縣贛古淡反其後十餘年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懸瓠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等拒四十餘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彭城歷城東陽廢帝景平初築蘐鎮守後魏攻圍數旬不尅即今北海郡治東城皆爲宋氏藩

捍○齊氏淮北之地所以全少青州治朐山今東海郡朐音衢冀治渦口今臨淮郡漣水縣荆河治壽春荆河州自東晉以後或治淮南或治淮北不恒其所今舉其要害之地北兖治淮陰北徐治鍾離今郡又置巴東治巴今雲安郡其餘州郡悉因宋代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今南陽郡地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盆城魏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時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拔魏援師至敗還在今南陽郡界又失壽春永元二年荆河州刺史裴叔業以城叛入魏後三年齊亡

齊氏七主凡二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略及東昏暴虐北境彌蹙也始全盛也南鄭明帝建武二年後魏大將元英來伐梁州刺史蕭懿守拒攻圍百餘日不下樊城今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率兵十萬數旬攻圍將曹武拒不下襄陽義陽壽春高帝又建鎮謂垣崇祖曰兵衝要地切備魏師俄而魏將王肅以師二十萬至敗而歸淮陽角城明帝初後魏南侵以李安仁戍之漣口朐山爲重鎮○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數年即失

漢川及淮西之地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自劍閣以北並陷沒又魏將元英破將軍馬仙埤於義陽失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於淮南淮北互有勝負自天監四年以後將張惠紹尅魏宿遷城韋叡尅合肥裴邃尅翟丘城朐山城尋皆敗唯合肥獨存雖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天監六年魏軍主白早生荆河州刺史胡遜以懸瓠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興以彭城並內屬無何悉復於魏又尅壽春普通七年將夏侯亶元植等尅之獲魏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元二年陷後魏至是凡二十七年南朝始復中大通初大舉北伐淮北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暫爲梁有中大通元年魏將爾朱榮害胡太后及少主魏朝大亂遣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爲魏主入河

陽六旬五日爾朱榮來攻慶之渡河守北中府城數日顥敗慶之亦奔退所得之地尋亦失之中府地即今河陽北城是其後又復漢中大同中將蘭欽尅之自天監二年失漢川凡經四十三年却復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於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爲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圍建康陷之及景平後元帝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復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於齊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尉遲迥陷蜀川其漢川經九年復失大抵

雍州今襄州下溠音槎戍漢東郡棗陽縣東南夏口白茍堆大同中東魏靜帝遣將堯雄爲南境守將雄曰白茍堆梁之北面重鎮請備之在今汝南郡真陽縣硤石城今汝陰郡下蔡

縣合州肥即合鍾離將康絢鎮守之淮陰朐山爲重鎮天監三年角城戍主柴慶宗以角城十年東莞太守劉晰以朐山並降入魏○陳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文帝天嘉初湘川之地爲周軍所陷二年侯瑱剋平之湘川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郡之地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州益多曁後州郡又數倍多於前代故不可詳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宣帝太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將吳明徹於壽春城斬高齊將王琳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高齊國亡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自太建五年北

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周將梁士彥悉得梁淮北城鎮下邳朐山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時梁士彥守彭城明徹來攻未下十年周將王軌來伐明徹退師全軍沒於清口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又以長江爲界十二年周大將司馬消難以淮西地來降又遣將周羅睺攻尅新野夅並失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後主禎明三年戚欣守之今夷陵郡宜都縣界荆門將仲肅據之亦宜都界安蜀城將顧覺鎮之亦夷陵郡縣公安將陳紀鎮之今江陵郡縣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敗信州道大總管清河公楊素自峽中舟師東下東方守將相繼而破信州即今雲安郡也隋軍自采石隋將韓擒虎襲陷之京口賀若弼襲陷之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

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今雲中郡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略地至於滑臺許昌今潁川郡彭城明元帝泰常中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道武天興中長孫肥等尅滑臺許昌尋不能守至是始有之太武帝時又得蒲坂今河東郡長安統萬始光中遣軍伐赫連昌尅蒲坂及長安又尅統萬後遂滅赫連統萬即赫連所都今朔方郡是神䴥中宋師來伐碻磝今濟陽郡城滑臺武牢今河南府汜水縣是戍將皆不守尋並復之神䴥三年宋將到彦之王仲德等陷滑臺武牢洛陽遣安頡叔孫建等擊敗走之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三年東伐

馮弘五年西伐沮渠茂虔並滅之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懸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太平真君十一年因宋將王玄謨來侵尅碻磝城戍將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而走宋師至滑臺敗帝乘勝至江上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爲魏有時因宋晉安王子勛之亂遣將慕容白曜略地破宋將沈文秀畢衆欽薛安都崔道固常珍奇遂有其地孝文遷都洛陽太和十九年徙都頻歲親征皆渡淮泗二十年屯八公山二十一年屯新野及樊城宣武初又得壽春景明初齊將裴叔業以壽春來降後至明帝孝昌二年又陷入梁續收漢川至

於劍閣兼得淮西之地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以漢中降又元英破梁將馬仙琕於義陽遂有其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永安初因爾朱榮害胡太后少帝之亂梁將陳慶之送元顥爲魏主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皆權臣擅命具周齊事中自永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亡不可詳記今按舊史管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按魏收史所載州郡是東魏靜帝武定中其時洛陽以西及關中梁益之地悉屬西魏收猶總而編之自太武以後漸更強盛東征西伐剋定中原屬宋明以後及於齊梁國

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靜帝天平四年三道伐西魏齊神武自總大衆至蒲津竇泰自風陵濟河至潼關高敖曹入武關陷上洛以泰軍敗沒並旋師風陵在潼關北岸相對西魏乘勝攻陷陝州周文帝率李弼等東征下陝州擒刺史李祥伯即今陝郡神武西至沙苑其年冬大敗而歸今馮翊郡界西軍又乘勝襲陷洛陽西魏將獨孤如願據金墉明年西師又至於河陰今洛陽縣北時拒守河陽城潘相樂守北城即據此高永樂守南城即今城後周文帝親征不尅西師敗歸元象元年周文帝親征敗還如願亦

棄金墉遁走神武遂毀其城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王壁不尅興元四年西魏將王思政守之今絳郡稷山縣西師來伐至於邙山武定初周文帝親征神武禦之敗殺周將王雄後神武又圍王壁不尅武定四年西魏將韋孝寬守之文襄遣將圍潁川拔之自武定五年冬攻圍至明年六月城陷於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今平陽郡悉入西魏文宣之代命將略地南際於江矣天保二年屬侯景亂梁遣辛術南討遂得傳國璽又過江得梁夏口後二國通和旋師矣武成河清中築戍於軹關河清二年遣斛律光築之今河南府濟源界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晉公護統軍將楊標等至軹關敗走後主武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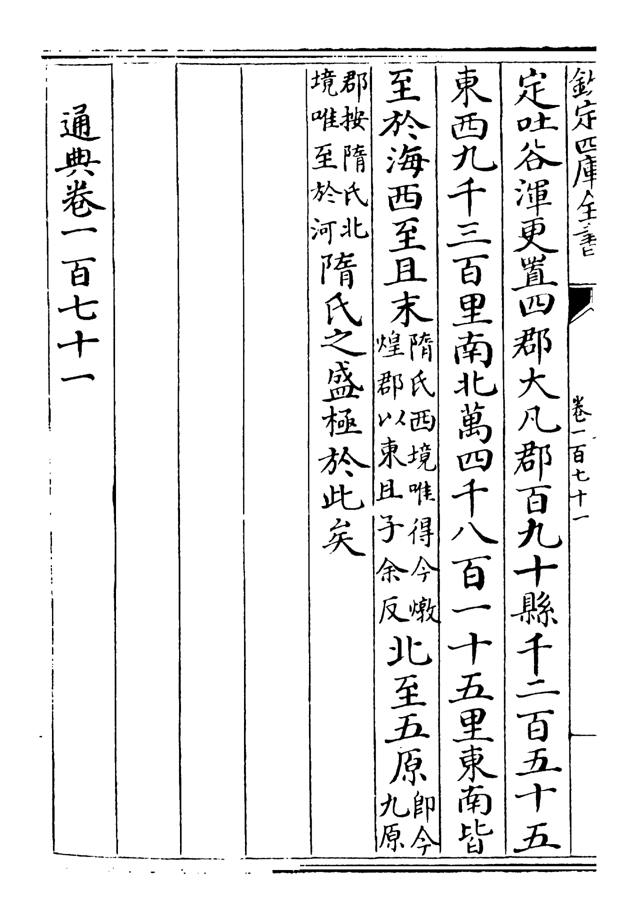
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武平五年以後陳將吴明徹頻歲來侵淮南城鎮皆不守諸將累敗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周武親征有疾班師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今平陽郡因之國滅齊都於鄴卽今郡縣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文宣天保七年已併省州三郡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二戍二十六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略舉齊神武周文帝統師親征諸將攻戰則不復紀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

姚襄城今文城郡西城則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後主武平二年大將斛律光破周兵於城遂立鎮焉洪洞今平陽郡縣北故城四固垂復控據要險崇化末周師既尅晉州其城主張元靜以城降周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郡正平縣界栢崖城侯景所築今河清縣西軹關河陽南則武牢陸子章增築城守洛陽北荊州今陸渾縣東北故城是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汝南郡今臨汝郡梁縣南魯城今汝南郡魯山縣東北置兵以防周寇自洛陽之南襄城汝陰汝南以北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大統二年齊神武親征至蒲津以竇泰死退軍文帝東

征尅陝州兼得宜陽郡邵郡邵郡今絳郡垣縣宜陽郡今福昌郡東師又至沙苑其年冬齊神武親征大敗走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大統四年殺魏將高敖曹築城於玉壁大統八年將王思政築之齊神武攻圍不尅至十二年韋孝寛守之齊神武又攻圍六旬不尅文帝又至邙山先勝後敗大統九年得梁雍州十六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州內附廢帝初尅平漢中自梁侯景逆亂遣將達奚武尅之也又遣軍平蜀將尉遲迥尅之文帝西征至姑臧後又平江陵齊王廓後元初于謹平之殺梁元帝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於江矣明帝武成二年將賀若敦尅陳湘川之地三年失之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

地是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於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梁士彥守之齊後主來攻三旬餘不拔六年又破齊後主軍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將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悉虜其衆也其東南之境盡於長沙通計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初王思政守後韋孝寬守東師攻不拔遂置勳州邵郡齊子嶺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齊分界處通洛防故函關城武帝保定中改名在今新安縣東黃櫨三城今永寧縣西北宜陽郡陝州主剗

今長水郡西北二十五里三荆将獨孤信略定北荆州今即伊陽縣來荆州後改曰淮州今淮安郡荆州今南陽郡三鵶鎮今汝州魯山縣西南名平高城置兵以備東軍○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即今城遂廢諸郡以州治人自三代以前爲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分析漸多至於魏齊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郡乃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繁人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人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即今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三年改州爲郡乃置司隷刺史分部巡察本史不分別所領諸郡五年平



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隋氏西境唯得今燉煌郡以東且子余反北至五原即今九原郡按隋氏北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